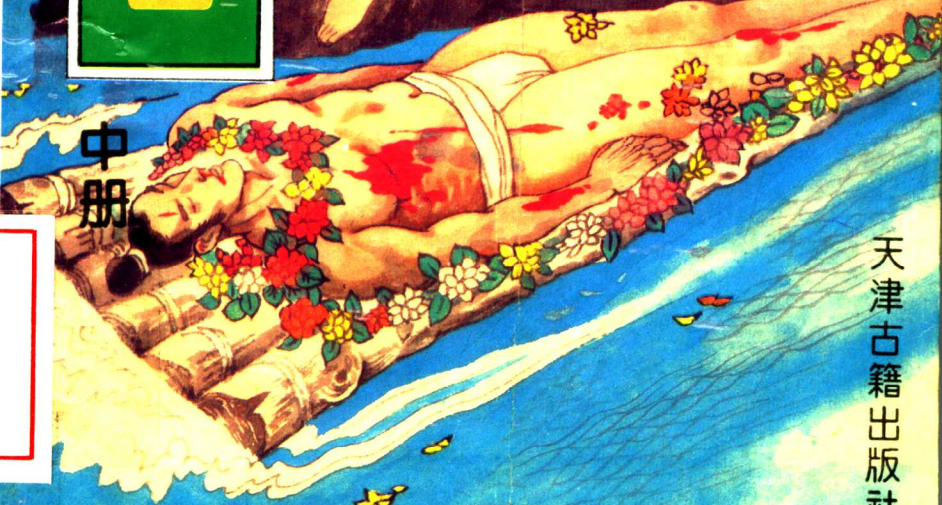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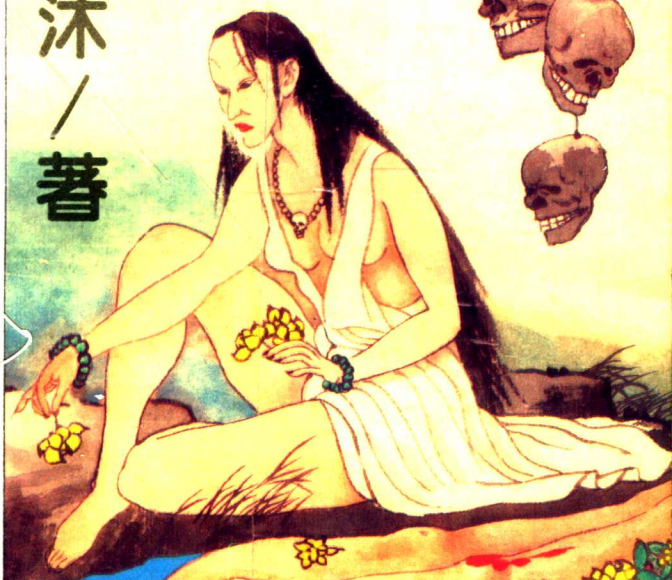


流花女人谷

● 熊沐 / 著



中册

天津古籍出版社



● 食色男女 系列之一

流花女人谷

● 熊沐 / 著





天嬰的身肤色如玉，雪白雪白；
地嬰的身子肤色如漆，黑得亮亮。



飞隼黎亭大声吼道：“你会不会拿鞭子？你看我的！”
他一把抢过一个女人的鞭子，狠狠抽女人！



米离说：“你们说，如说出那个男人真正可恨，我便自刺一刀。你们三十一个女人，说出三十一个男人的坏处，我便刺自己三十一刀好了。”



飞隼拿起了酒壶，他把一壶酒都倒在那女人的头上！



又是女人的尖叫声，那声音很惨。叫声一止，便再有一个女人倒下！

目 录

一	最毒男人心	(1)
二	红衣女人	(15)
三	入谷之邀	(22)
四	死神	(30)
五	钱小小	(40)
六	钱不多的亲儿子	(49)
七	妓院里的怪嫖客	(59)
八	银子是爹	(70)
九	钱不多与钱小小	(80)
十	赖皮缠	(90)
十一	流花漂尸	(100)
十二	谷人无力不种田	(110)
十三	女人世界	(120)
十四	淫窟销金帐	(130)
十五	二女一男	(140)
十六	真处女情	(150)
十七	女人的尤物	(160)

十八	小男孩儿也给女人玩	(169)
十九	男人的快乐	(179)
二十	白眼	(189)
二十一	不赌也得赌	(199)
二十二	大赢家	(209)
二十三	贪心男人	(219)
二十四	洞房花烛夜	(229)
二十五	男人的黑手	(239)
二十六	惨杀	(249)
二十七	情浓恨煞	(260)
二十八	小袖儿	(270)
二十九	三十一个女人	(280)
三十	赌狂	(291)
三十一	一老一少医不好	(301)
三十二	狐妹是不是女人?	(311)
三十三	折磨女人	(322)
三十四	男人的弱处	(333)
三十五	媾合之灾	(343)
三十六	谁来做英雄?	(353)
三十七	劝郎莫惜洒热血	(364)
三十八	临战磨枪	(375)
三十九	男女之战	(386)

四十	三只鸽子	(396)
四十一	扑杀谷主	(406)
四十二	疯洞	(417)
四十三	二十四鬼	(428)
四十四	第三只鸽子	(438)
四十五	女人一怒为红颜	(448)
四十六	七十壮士	(458)
四十七	女为悦己者容	(468)
四十八	狐妹是不是男人?	(478)
四十九	李代桃僵	(488)
五十	与虎谋皮	(498)
五十一	生死总关情	(508)
五十二	冲天台	(518)
五十三	魔鬼出洞	(528)
五十四	二十四鬼闹阎罗	(538)
五十五	男人女人上天台	(548)
五十六	封你男人做皇上	(558)
五十七	最后一个男人	(568)
五十八	女人情	(578)
五十九	不男不女做谷主	(588)
六十	情也难出第一招	(598)
六十一	打不还手	(608)

六十二	玩耍男人	(618)
六十三	不愿再活的男人	(628)
六十四	愿为男人死	(638)
六十五	杀人凶手	(648)
六十六	姐妹之情	(658)
六十七	甘受刑死	(668)
六十八	妖为鬼域	(678)
六十九	愿为情死	(688)
七十	不死老爹	(698)
七十一	血溅天台	(708)
七十二	没有女人,没有流花	(718)
七十三	多余的字	(725)

二十四 洞房花烛夜

流花女人谷是女人的天下。

但在这三日，流花女人谷里的主人是外来的男人。

他们愿意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

秃僧想做什么？

他静静而坐，居然有一点儿禅意。

他等待着流花女人谷里的女人来摆布他。

走进来的是三个女人。三个女人进来，对着他毕恭毕敬，行过礼后，问道：“不知道大师想做什么？”

秃僧笑了，他对着那三个女人笑：“我想和女人亲热。”

三个女人一点儿也不奇怪，象秃僧这般的男人，根本不惧生死，他肯来流花女人谷，定是对于自己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不来享乐，还能做什么？

三个女人过来，把那秃僧轻轻放倒，一个女人在慢慢抚摸他的敏感处，一个女人过来，站在秃僧面前，脱她的衣服。

流花女人谷的女人很急迫，听得到她粗粗的呼吸声。

莫非她们三人是来侍候他秃僧的？

那个女人很白净，她慢慢到了他身前。

她要跪下来了。

秃僧突然大叫了一声：“慢！”

秃僧的眼里有欲望，他的眼里有残忍的光闪。

他说道：“我从前有过女人……”

女人看他的眼色不变，她们知道他从前有过女人，如果不是知道他从前有过女人，她们怎么会叫他来流花女人谷？

来流花女人谷的男人都曾与女人相近过。

他们或许也都曾做过负心男人。

女人的手指很凉，轻轻划过他的额头，说道：“我知道你。”

秃僧不为所动，他慢慢说道：“我看你确是很美。”

女人年近二十岁，象她这般年纪，居然也会有过伤情事儿？

秃僧说道：“我听说过，来流花女人谷里的男人在这几日都可自求一些事儿，流花女人谷对男人的要求有求必应？”

女人点头。

秃僧看着她，他伸出手去，轻轻一啄女人的嫩乳，哈哈一笑，道：“好，那好！”

秃僧要做什么？

他对着两个女人笑，再对着那个跪在他面前的女人说道：“我想的事儿，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做不了主，便告诉谷主好了。我从前有的是女人，但有一件事儿，我向来不曾做过，就是一死，也有遗憾。我从来不曾成亲……”

秃僧竟想成亲。

象模象样地成亲，这是秃僧的愿望。

没有什么事儿在流花女人谷里不能做。

便有了一间洞房，洞房里张灯结彩，许多的人在忙忙碌碌，她们都是女人，她们有许多人曾经成亲，但她们都恨男人，她们为自己憎恨的男人成亲而忙碌。

喜床准备好了，喜堂也准备好了，
便有一切仪式。

古人说，成亲要有六礼，那一道道的程式很烦，但是为了郑重，必得做的。

先纳采。再问名。

终于娶妻了。

到了喜堂上，许多的女人簇拥着新娘，来到秃僧面前。

新娘是秃僧自己选定的。

那是一个看来很羞涩的姑娘。

新娘披盖头，袅袅走到秃僧面前。两人对拜，唱辞的主婚人大声叫过，便让人来祝他们新婚之喜。

那些女人围上来，一个个揪扯着那新娘的衣袖，唱起来

了：

“别让男人碰你呵，
他从来不怀好心。
到了夜半三更时，
守住你的童贞。”

别让男人碰你呵，
他从来不懂女儿心。
他软语劝你半天了，
守住你的童贞。”

女人笑着，闹着，有的女人的眼光也温柔起来，她们看着秃僧的目光好是温柔，是不是她们也想起了自己的新婚日子？

大多数的女人，新婚之日总该有一种甜蜜。至于她们恨毒男人，那是以后的事儿了。

女人的目光如线，女人的心思如线。

众女人拥着她入了洞房。

仍在唱：

“你要痛，你别喊啊；
有人心疼你时，
你别懒啊；
到了天亮时，
你别醒啊，
那才是新人啊。”

只有秃僧与那一个羞涩的女人在洞房里。

真正的洞房花烛夜。

喜烛粗如儿臂，在颤颤地燃，在那灯影下，有一个美人坐在床上，静等着男人来为她剖犀沾露。

秃僧喜欢过女人，他也强暴过女人，但此时的女人是他的妻子，他不愿意再有一丝用强。

夜三更了。

男人喜期，自是心情忐忑，他慢慢说道：“夫人，你与我安歇了，好不好？”

女人喘息如丝，轻轻吐气，竟使那盖头一颤一动，看去撩人心动。

秃僧轻声说道：“我从来不曾娶过妻子……”

他说得很认真。

他慢慢过去，轻声问：“我为你挑开披头，好不好？”

声细如蚊蚋：“好。”

人有一阵甜香，心有一阵抖颤，便在灯下现出一个绝色美人。

新人美如玉。

轻轻放好女人，秃僧便来到了床边，他睁眼看着那床上的美人，美人的眼睛细细的，竟是一闪交睫，美艳万分。

他轻轻道：“我来谷里，不虚此生了。”

他温柔地进入那美人的身体。

只听得一声轻轻的叹息。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么？”

“愿意。”

“其实你说不愿意，我也不会嫌你，因为这是谷里的规矩，你不愿意也得来，我是谷里的‘尤物’。”

“我愿意。”

交唇极热，从那里透出一丝丝暖意。

如果有人爱，岂不是很好？

“我来流花女人谷，可能是一死。你说我是不是只有一死？”

“还有两天，何必说两天后的事儿？”

“对，何必早说，为什么不好好享受一下这快乐？”

便是颠颠倒倒，喜喜泣泣的快乐。

秃僧忘了他的身份，他何曾为僧，只是色中饿魔；女人忘了童贞，她何曾恨过男人？两人真个是卿卿我我，一直沉溺爱河。

“流花女人谷里的女人，从前以为都是疯子，谁知道有这般温柔！”

“你不懂温柔么？”

“我只知道强暴，从来没有温柔。”

“我从前的男人……”

“何必说他？”

便不必说他，因为秃僧知道，若说起他来，谷里的女人都